

铁马冰河入梦来

叶雪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谁没接触过小人书呢?除了教科书外,看得最多的大概就是小人书了。可以说,小人书陪伴我走过了青涩的少年时代,带给我的快乐无以言表。

那个年代,对一个渴望读书的乡村少年来说,最大的盼望就是星期天约上几个小伙伴去几公里外的供销社买自己喜欢的小人书。我最喜欢的就是《三国演义》《岳飞传》《杨家将》,被里面精美的绘画深深吸引,更被里面的故事感动着。

我的小人书有三四十本,大部分是靠自己捡废铁积攒下来的零钱买的,也有一部分是沈阳姑家表哥送给我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同学们那里换来的。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最喜欢的几套小人书集齐。可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一是囊中羞涩,二是供销社进货断断续续:这个星期进一集,下个星期进一集,像极了当年袁阔成一天一讲只有半个小时的评书。

挑一盏如豆的油灯,看着里面保家卫国的英雄,少年的梦开始悄悄生成,“夜阑卧听

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就是那时一个游走在小人书海洋里的乡村少年最真实的写照。

那时候的小人书定价一般少则一角几分,多则两毛,即便这样,对我来说有时候也只能看着橱窗“望书兴叹”。有时候手里没钱,又发现供销社新进了一本自己正要集齐的小人书,就央求售货员无论如何留下一本,明天来买。第二天上学,利用午休,饭也顾不上吃,揣着从奶奶那儿磨来的二毛钱,跑着几公里去供销社把那本小人书给买来。当跑到柜台前看见那本书还在,这才喘着气放下心来。

清代文学家袁枚在《黄生借书说》有云:“书,非借不能读也。”在我看来,书也是非“偷”不能读的。上初中时,读鲁迅先生的《孔乙己》,才知“读书不算偷”,我没像孔乙己那样因偷书被吊着打,但也有过一次忐忑不安的偷小人书经历。

13岁那年的腊月里,天冷得能冻掉下巴,我走着去离我们村6里外的赵屯供销社,给奶奶打完了煤油和酱油后,就转到卖小人

书的柜台前,眼睛盯着里面的小人书移不开,柜台里竟然有我最喜欢的《小霸王孙策》。这本书在当时的售价也就一毛多钱,我摸了摸口袋,钱差不多都买了煤油和酱油了,剩下的几分钱根本就不够买这本书的。我想跟熟人借,可柜台旁没一个熟人,又怕回家后回来,这本小书卖光了。我又舍不得这本书,就让售货员姐姐将这本书拿给我,先过过瘾也好啊!

我趴在柜台上装模作样地翻看起来。当时买年画的人特别多,柜台上很拥挤,摩肩接踵。我见售货员姐姐去接待别的顾客,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就钻过人群,抽身跑出了供销社,穿过熙熙攘攘的集市,一边跑一边回头。直到跑到几里外的田野里,看到售货员姐姐并没追上来,我长长出了口气。

每每想起这件事,心还不安,当年真是做了很大的亏心事。现在,供销社早就消失不见了,当年那趟红砖瓦房还在,每次回老家路过那里,我都会摸一摸那斑驳的红砖墙和破旧的门窗,想起那位十八九岁、扎着羊角辫子、眉清目秀的售货员姐姐来。

现在,小人书早就淡出了绝大多数人的视线,现在的孩子们甚至不知道它为何物,可我对它仍然情有独钟。2016年冬天,我去大帅府游玩,在东边一个狭窄的胡同口看见一个“倒骑驴”书摊上有全套的《三国演义》,虽然是翻印的,我还是将它买了下来。卖我书的那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姐告诉我,我是第十个买这套书的人。

我笑着告诉她,我在“圆梦”。当老大姐知道我的小人书情结时,笑着说:“当年,喜欢小人书的人也都老了。”是啊,“伤心桥上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跟我一样对小人书有着深深情结的人有很多,也算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吧。就像一桌子美味佳肴也替代不了我现在仍然爱吃的高粱米水饭小鱼酱一样,已经深深地注入了我的灵魂。

如今,这套《三国演义》和原来保存下来的那些小人书就静静躺在书房中,百无聊赖之时就会抽出一本翻看,看刘备三顾茅庐马跃檀溪,看关云长温酒斩华雄,张翼德当阳桥喝退曹军百万兵,再次走进少年时“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意境中。

红绿灯遐思

李伟明

红绿灯是街头常见的交通信号灯。多年以前,要在城里才能看到红绿灯,乡下人进城,在它面前不知所措也是常有的了。“城里套路深”,在城乡割裂的年代,这话基本不算夸张,乡下人在城里人面前,总是有着几分不自信。如今城乡融合发展了,城里人下乡的少,乡下人进城的多。眼界大开之后,能让乡下人大惊小怪的事已难得遇上。像红绿灯这样的东西,不仅城里的十字路口或丁字路口随处可见,连一些小镇也安装上了,实在是无法构成一个话题。

年轻时,曾经与人闲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孰重孰轻的问题。我们的中学时代,曾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论调,重理轻文的现象比较明显。我在乡下读高中,以前根本没有开过文科班,还是在我们这一届开了首届文科班。饶是如此,读文科的人,在老师和理科班同学的眼里,依然是低了三分的。有一个数学老师甚至口吐狂言:“某某有什么了不起?叫他来解数学题,他怎么是我的对手?”他说的某某,自然是位相当大的人物。我当即反驳这种论调:某某某忙着干大事,哪有空和你比解数学题这样的琐事?在我看来,只学数理化,想走遍天下只怕也不容易。

我虽然读文科,但丝毫不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对人类的贡献不如自然科学。二者相辅相成,社会才能真正进步。于是说到了红绿灯的问题。我打了个不恰当的比方:发明汽车的人固然了不起,但如果没有人制定出周密交通规则,你这辆汽车能开得出吗?若真如此,到处是横冲直撞的汽车,到处是危机四伏、步步惊心,谁还敢出门?面对此情此景,恐怕你一定要感叹世上不如没有汽车罢了。而只有“红灯停,绿灯行”之类的交通规则跟上了,汽车作为交通工具对大家来说才是安全便捷的。所以,这社会,既要有努力搞科研,还得有人认真研究社会管理,如此,科研成果才能造福于人类,而不是带来灾难。

起先,我想当然地以为红绿灯应当是在汽车发明之后出现的。但在网上查了一下资料,据说最早的红绿灯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伦敦,居然比汽车的发明还要早一些。那个时候的红绿灯比较简陋,是为了指挥马车通行——因为城里的马车多了,也给行人带来了安全问题。不管是汽车还是马车,总之,红绿灯都是因为交通秩序的需要应运而生。此后,它与俱进,不断提升,就像汽车的升级换代一样。行进在大大小小的道路上,享受汽车带来的便利之时,其实,还真不能忽略红绿灯的意义。发明红绿灯,与发明汽车同样重要。

红绿灯前,有些事情还可以和人生况味关联起来。

开车的人都有这种经历:穿行在城里,有时一路绿灯,让你心情特别舒畅;有时一路红灯,让你等得不耐烦。这和一个人在职场上的奋斗很类似。有的人进步快,到点就提拔,三五年工夫就把同一起跑线的人甩了几条街;有的人则运气特别差,什么好事轮到他们时,规则就变了,而且变化的条件总是和他过不去。在这个时候,走得顺畅的,不可得意忘形,如果因为走得顺,只知有油门不知有刹车,遇到紧急情况时就可能出大事。走得慢的,也没有耐心胡乱打,这时更要沉住气,有耐心,须知红灯再长,也有转绿灯的时候,只要自己不乱了方寸,慢慢来一点,反正都能到达终点。

如果是宽阔的道路,红绿灯前的车道还有多种选择。有的时候,运气不好时,明明在某条车道排队靠前,但没想到车头那辆车熄火了,把后面的车堵了一路。这时,你只能眼睁睁看着旁边的车辆穿梭而过。那些原本排在你后面的车,很快跑得不见踪影。你这排队却遇上了“堵车”,大家只好郁闷地原地等待。这就是机遇的问题,客观原因造成的,无须怨天尤人。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车道可往前可往侧,这时,你选择哪条道,有时也有运气成分。运气好时,到点就走,运气不好时,前面堵了。这就好比我们在职场,某个时段,面临几个岗位的选择。选哪一条才走得更好?这是不确定的。但需要确定的是,不管如何选择,只要定下了,就不要左顾右盼。过去的事情没有后悔药,只能以积极的态度,努力总结相应的经验教训,让下一次做得更好。

红绿灯面前的那些道理,生活中随处可能遇上。不管是红灯还是绿灯,保持平和理智的心态最重要。想明白了,红灯也好,绿灯也罢,都能从容面对,安全常随。

我在乡村

(组诗)

马头琴

纱窗

名叫小铃铛的猫
爬上纱窗
窗外是陌生的世界——

我比这饲养的猫安静
当欲望醒来
就变成书桌、纸烟
和喉间未吐的故事

我也在找
一扇可攀爬的纱窗

六月

花香不会传递只有蜜蜂知道
从这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
从一个乡村到另一个乡村
春天已经结束夏天登场

我依然选择骑车从城市出发
遇见野兔野鸡遇见养蜂人
大地是秧苗的世界,村庄是馈赠
炊烟,牛羊,那些被人遗忘的花香

有时蜜蜂也会光顾你的世界
也会让你体会付出,体会你一身的尘烟
做个乡下人挺好
在不违农时的大地上,被一滴雨收藏

晨曲

她一定还在重复
千百年来人们重复的动作
在目光所及之处
把种子埋进土里

她来不及抬头
来不及整理被汗水打湿的头发
一直往前走,身后是绿油油的田野

我小心地擦拭着镜头
我怕不小心
错过这人间种植
错过了我们
最初的啼哭

皱纹

一开始听见的涛声
被日子和阳光吞噬
有人试图爱上平静和浩瀚
每一滴水都像誓言

大海呀,你收藏了沉船
在你看不见的城市和乡村
人们忙忙碌碌,窃窃私语
太多的皱纹多像你的海平面
微雨

细碎的,似绒毛
它扑面而来,它转瞬即逝
去往小村的路上
人间有许多邂逅

在村落,我们被花朵、昆虫
和谷物感动
一朵游弋的云朵里,风会安妥
一颗浪迹的心

我依然热爱着世间的全部
我听得见鸟鸣
看见撒欢儿的狗狗
我记得那些异乡劳动者的身影
还有刚刚做了母亲的母羊

这一切,多像雨点
一滴,一滴
缓缓注入心田
转眼,被镌刻,被遗忘

童年的夏天

张子煊

每当进入夏天,我才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生命向上前进的气息。从清早的一声鸡鸣开始,到夜晚星辰拥护月亮结束,仿佛每一个夏天都是从寂静走向跃动,最后又重归于一抹悠然的宁静之中。我愿意相信,每一个夏天都是一首诗,给人无限温柔的憧憬。

15岁以前,家里还住着土坯房。那时的夏天,蚊子特别多,没有钱买蚊香,晚上就在屋里点燃一堆干草,虽然能熏走蚊子,但熏得人眼泪直流,呛得一家人直咳嗽。后来,父亲在野外割回一种长得像艾蒿的铁杆蒿,拧成粗绳状,晚上点燃,也能驱走恼人的蚊虫,同时还有一股蒿草的香味,凑在跟前也不会熏人眼睛。现在,电蚊香、花露水取代了它,但那铁杆蒿的味道令我至今难忘。

小时候家里穷,每到夏天听到卖冰棍的叫卖声,我便飞快地循声而去。一根冰棍三分钱,却没有钱买,于是急中生智,飞快地到鸡窝里拿出一枚微热的鸡蛋,举过头顶,递到卖冰棍的人手中。接过冰棍,我和年幼的侄女你一口我一口地吃个精光,并反复舔食着冰棍的杆,最后恋恋不舍地丢掉。母亲下地回到鸡窝收鸡蛋,竟发现空空如也,于是骂那老母鸡光吃食不下蛋,等过年时杀了吃肉。不料侄女说漏了嘴,我害怕挨打急忙躲到门外。母亲说不怪你们,下次要换冰棍的话,跟我说一声,别让可怜的老母鸡“背锅”。

每到夏天的时候,我们总想要一双塑料凉鞋,但多数时候是母亲把我们穿旧的布鞋剪成一个个窟窿状,算是凉鞋了。有一年夏天,母亲破天荒地给我们兄弟四人各买了一双塑料凉鞋,那个夏天我们甭提有多快乐了。第二年,塑料凉鞋开胶了,哥哥找来一根旧锯条,用钳子夹住,在灶火中烧红,把开胶的地方粘住,又穿了一个夏天。

每到雨季,是考验大家性格和耐力的时候。低矮的房屋往往形成雨水倒灌,于是全家人拿着大盆、小盆、水桶甚至马勺,分成院内、室内两个

梯队往外淘水,浑身上下被雨水浇个透。房顶也一并施威,滴滴答答漏个不停,我们只能将可以存放水的器具,像摆阵似的,或“一字长蛇”或“七星北斗”散布开来,但往往还是顾此失彼,四面楚歌。我常常戏称: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外面不下雨,屋里还下雨。一次雨过天晴,棚顶还在不停地滴水,我们一家人只好到外面等待。路过的朋友见此情形问:“你们好几口子人齐刷刷地站在这干什么呢?”我年幼的侄儿抢着回答:“避雨呀。”一席话逗得人家都直不起腰,眼泪都笑出来了。

现在的夏天,有条件的家长都带孩子去清凉的地方度假。小时候,放了暑假,我要和哥哥一同到割过麦子的地里去拾麦穗。拾麦穗的人成群结队,一手拿个编织袋,一手拿把剪刀,头顶着烈日,背着旧式水壶,一天走上十几里路,一人能拾一二十斤麦子。回家后母亲用棒槌打掉麦壳,再用筛子、簸箕拾出干净的麦粒。这可是额外收获啊,要知道那时候吃一顿白面馒头非常不容易。

除了干地里的活,我和哥哥还要去附近煤厂门口捡碎煤渣,一天能捡上半篮子,抬回家烧火做饭。我们还要去野外割草,晒干了打成捆卖钱,用来交学费和书本费。最热的中午,也不睡午觉,带着侄儿去南大泡捉鱼。用铁丝、皮条做个弹弓打麻雀,谁打得多,谁就是孩子王。夕阳西下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找小伙伴们捉迷藏、滚铁环、扇纸片、摔泥巴,满脸泥土却其乐无穷。

电视剧《霍元甲》风靡华夏大地,每晚饭后我们便自带小板凳,挤进生活比较富裕的李大爷家,几十双眼睛紧紧盯着13英寸的黑白荧屏。由于年龄较小,对剧情一知半解,但精彩的武打场面令我们热血沸腾。于是夏日的月光下,小伙伴们或赤手空拳或各执木棍,演绎着电视剧里面的格斗场面,“吼吼哈嘿”的声音在夜空里回响。

成长,是一段一去不返返的路程。每当回想儿时夏天的种种经历,一种久违了的温暖便会涌上心头……

饼香里寻味岁月

汪 肇

融,恰似山风穿林而过。馅料在老师傅手中流转,这掌心方寸,仿佛容下了半部关东风物志。牛庄馅饼的历史悠久,其诞生颇具传奇色彩。有一种说法是,清朝康熙年间,山东登州府的厨师来到牛庄,将家乡鲁菜的制馅技艺与牛庄当地的物产融合,创造出了“牛肉大葱馅饼”。到了乾隆年间,牛庄成为东北重要的水陆码头,各地商贾云集,带来了多元的饮食文化。聪明的海城人从中汲取灵感,在馅料中加入营口海盐、盘锦蟹油,让牛庄馅饼拥有了“咸鲜微甜”的独特风味。

制作牛庄馅饼,每一个环节都十分讲究。和面时,师傅们熟练地用温水调和面粉,让面醒而不发,这是牛庄馅饼外皮劲道的秘诀。调馅环节更是精彩,猪、牛肉作为鸳鸯馅是经典搭配,师傅们将香料十余种煮制,取汁调馅,提升馅料的味道。蔬菜馅则根据季节变化,选用豆芽、韭菜、黄瓜等新鲜食材配制,使馅饼荤素搭配,浓淡相宜。高档馅料更是选用鱼翅、海参、大虾等珍贵食材,将牛庄馅饼的鲜美发挥到极致。如今,牛庄馅饼已经发展出50多种馅料,满足了不同人的口味需求。从传统的猪肉茴香馅,到创新的海参干贝

“海三鲜”、山野菜蘑菇“地三鲜”,再到独具特色的南果梨馅饼,每一种馅料都蕴含着独特的风味。

非遗,是“生活着”的,它是一种力量,它是一种血脉,除了技法的传承,也是精神的绵延。它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近,并不遥远奢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的标准之一,便是“活”。能够通过人和族群传承至今的东西,一定是历经时间淘洗,以顽强的生命力延续下来的。在某个历史时期,也是风行一时的潮流前线。

暮色渐浓,街边的路灯次第亮起。捧着最后一块还温热的馅饼,忽然明白这些非遗美食为何能穿越百年时光。它们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味觉享受,成为刻在血脉里的文化基因。美学家叶朗曾说:“中国古人非常注重在日常生活中营造一种美的氛围,创造一种快活、热闹、优雅、精致的生活世界,形成了一种优雅、精致的审美情趣。”审美情趣与文化内涵,是非遗流传至今必不可少的底蕴。

当我们咬下那一口热气腾腾的面饼时,尝到的不仅是岁月沉淀的美味,更是一代代手艺人对生活的热爱,对匠心的坚守,还有这片黑土地上永不褪色的生活美学。

本版插画 董昌秋